



远
方
出
版
社



怒

劍

天

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责任编辑: 伊 子

封面设计: 新 天

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

忆文作品集

——代(精品典藏武侠)序

、 武侠大师忆文,原名王益文,祖籍山东临清,从小爱读古典文学,特别喜爱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忆文性格好动,喜爱体育活动。他十八岁时考上大学,因家庭贫困,生活陷入困境,靠朋友帮助和外出打工就读于中文历史系。

在大学时期即酷爱文学创作,作品常发表在校刊及报刊上。毕业后,他曾在报社工作一年,因生活需要,开始写作武侠小说。

他自第一部《飞羽令》起,接二连三推出新作,共创作四十多部武侠巨著,有许多被香港、台湾书商买断版权,连港、台影视界也同忆文签订合同,一时成为商界的“红星”。

忆文武侠小说,内容曲折离奇,给予读者广大的幻想空间,尤其注重侠义理论与男女间的情感的谐调,被武侠界誉为金庸之后的又一位“侠坛”之星。

、 以作品内容而论,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古龙的小说则根本不写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忆文武侠,又和三位大师不同,他不写历史,也不像古龙写人生观,忆文特出的是,以写情为主,每一部小说,都以情事为首,最冲破旧的写作规律和框式结构,写出现代“红楼梦”中的武侠爱情故事。

当忆文先生告诉我，他写《慧剑断情丝》这部书的最后结局，整整写了三个多月，为书中的主人公“袁中笙”的爱情故事，掉了半天的眼泪，他还说不知如何落笔来完成这部最后的香艳“情系”。

至于描写武功，梁、金、古三位大宗师各有自己的风格。但忆文武功不同，他描写的功夫，没有一定的规律，他没有一招一式，也没有金庸小说那种神话中的奇功，有的只有一种功夫，他自称为香艳中的“情功”，在“情功”中最发扬自成一派的武功。

忆文武侠，其中涉及性与男女相欢的场面太多，为保住原著风格，虽作了一些删节，但仍有一些“限制节”描写，愿读者用艺术眼光去阅读观看。

武侠小说现在有这样的地位，都是侠坛宗师们努力创作的必然结果。武林有句名言，长江后浪推前浪，杰出的一代胜一代，这一点忆文小说中可以看见。

为了能使读者早点读到“忆文经典武侠”系列，远方出版社经过辛苦努力，终于隆重推出忆文四十多部武侠“爱情”故事。

为此，我代表作者深深感谢出版界的同仁，感谢阅读忆文武侠的侠迷朋友。因时间有限，书中有个别错误，请读者朋友们谅解，但愿能使忆文武侠，能成为你茶余饭后的好伴侣。

友人

1998年于香港希尔顿饭店

内容简介

天下第一美女颜如玉，谁不想与之双宿双飞呢？剑术第一、水功第一的头衔又有谁不想得到呢？为此，八月十五华山绝顶日月坪上，“龙形剑客”宫自豪遭一宵小暗算跌下深渊，生死未卜。

十八年后，正月十五日上元佳节之夜，靖王府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珠宝失窃案，所传乃失踪多年的“龙形剑客”宫自豪所为，为洗冤昭雪，英俊少侠辛不畏奉师命出山。

查案途中两次从淫魔手中救下美女于美兰，令之倾心于己，几经缠绵，正欲挥慧剑断情丝之际，又巧遇惊为天人的未婚妻柳效梅。

在二女协助之下，辛不畏夜探鬼宅，险渡黄河，怒屠黑水八狼，勇闯靖王府，终使案情大白于天下，使师仇得报，并喜纳二妹享尽齐天艳福。

目 录

(怒 剑 天 雷)

- 第一章 靖王府失窃 ----- (1)
- 第二章 九曲谷劫镖 ----- (52)
- 第三章 瞒天过海 ----- (110)
- 第四章 黑店遇险 ----- (146)
- 第五章 野外邀斗 ----- (196)

第一章 靖王府失窃

八月十五云遮月；

正月十五雪打灯！

八月十五云遮月固然扫兴，正月十五雪打灯却另具一番情趣。

帝都长安，正值上元佳节之夜，数日之前，便已雪花飘落，碎絮纷飞，连日来更是绵绵不断，不但不停，把一座广阔富丽的皇宫内苑，在灯火通明，雪花纷飞中，一片皑洁晶莹，另有一番绚丽绮景，直疑天上玉阙仙境！

往日繁华的大街上，这时更是华灯密如串珠，光明有如白昼，各种花灯，争奇竞胜，令那些迎着雪花观赏花灯的人，只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早忘了雪花落在脸上的爽凉滋味。

一些骚人墨客，自觉风雅，站在设有重赏的商店灯虎之前，望着那些贴在灯下的红纸词条，摇头晃脑，捻须凝视，作出苦思玩味之状，引来不少人驻足围观。

蓦然有人猜中了，彩声震耳，炮竹劈啪，不时掀起一片烟雾火花，掌声、笑声、赞叹声，历久不绝，好不热闹。

王府大臣的美姬内眷们，今夜也多乘绒轿，外悬竹帘，特别准许到街上观看花灯，浏览一番。

那些王孙公子，更是鲜花骏马，仆从如云，一面观赏两街节景，一面也趁机饱餐富绅人家，倚楼头观灯的千金艳妾

们的月貌花容！

位在皇宫正前的“五凤楼”上，更是华灯密布，火树银花，皇帝老倌也亲率盛装艳美的贵妃大臣们，登楼设筵观灯，歌管百乐齐鸣，不时飘扬出阵阵美妙歌乐之声，以示与民同乐！

就在满城繁嚣，处处欢天热闹之际，东城方向，突然传来了一阵杀伐吆喝和烈马怒嘶之声。接着便传来了群声惊呼尖叫和妇女孩童的啼哭声！

这突如其来的强烈变化，使得正在赏心悦目，沉醉在欢乐中的全城百姓，无不大吃一惊，闹不清发生了什么大灾大难事情。

所幸这阵怒喝马嘶和惊呼尖叫之声很快的消失了，刹那间，全城又恢复了方才同样的繁嚣热闹。

但是，每一个人的心里，总有一丝惊悸、猜疑和好奇！

正因为人们的惊疑和好奇，不少人随着人潮涌向了东城，而东城的观灯人众、也正神情惶急，面透惊悸的向着这面涌来。

双方人群一经接触，立时掀起一阵汹涌般的议论人声。

相询之下，才知是“靖王府”里来了江洋大盗，进入机关密布的“聚宝楼”，盗走了靖王爷最喜爱的珍宝。

这一夜虽然全城灯火烛天，通宵达旦，但上元节的玩乐兴趣，却为“靖王府”失宝的天大事件给吸引走了。“悦宾茶楼”是京师最豪华富丽的一家茶楼，也是价钱最贵，茶点最精美的一家茶楼，平日光顾的茶客，大都是些达官贵人和富绅大贾，绝少看到布衣清寒之士。

但是，此刻的情形不同了！

冬天虽然已经冷白，上元狂欢之夜的人潮已散，满城的花灯依旧映雪烛天，街上一片冷清，而独“悦宾茶楼”上人声鼎沸，灯火辉煌，正是热闹时候。

尤其，满楼茶客中，不但有布衣清寒之士，竟然也有身穿劲衣疾服，携有兵器，平素绝少见到的武林人物。

这是“悦宾茶楼”有史以来的大满座儿，因为有不少人端着茶碗站着喝！

这么多人高谈阔论，有的人竟说得口沫横飞，有如目睹，但他们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靖王府失宝的大事情。

那些站着喝茶的人，当然是前来听听江洋大盗进入王府盗宝的精彩经过。

说得最起劲儿的，要算靠近中央一桌上的五个茶客了。

这五位茶客均为武林人物，其中虽然有位头戴公子帽，身穿锦缎袍，生得细皮嫩肉的年轻人，但他腰内隐隐鼓起，显然藏有软体兵器。

其中一人五旬以上年纪，须发均已灰花，目光炯炯，面色红润，内功之深厚，显然已有了相当火候。

两个彪形大汉，均着缎装劲衣，生得浓眉环眼，一脸的凶煞之气，其中一人，右半脸灰青，似是胎记，看来尤为怕人。

每当他谈起靖王府失宝的经过时，也最引人注目。

由于他说的活龙活现，有如亲见，邻近几桌上的人，几乎都成了他的“听客”，因而，好奇心特重的人，便忍不住插口向他询问。

就在他向着同桌四人说得正起劲儿之际，突然有一只温暖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形如猿猴的瘦削中年人微微一惊，急忙回头，见背后邻桌上坐着一个面色红润，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的白胡子老头儿，刚刚收回由他肩上撤回的手。

他心中一阵怒气上冲，正待呵斥老头儿几句，蓦然发现老头儿的身侧，尚坐着一位年约十七八岁，身着绿绒劲衣，生得柳眉杏眼，背插一柄绿柄宝剑的美丽少女。

因而，刚才要呵斥出的话，不由急忙咽了回去。

但是，老头儿却先含笑说话了：

“老弟台，听你方才形容的那个盗宝大盗的衣着相貌，可否请老弟台再形容一遍？”

猴形瘦削中年人见问，立时把目光由绿衣背剑少女的秀丽靛上收回来，沉声问：

“怎么，你认得那个大盗？”

说话之间，又刻意的看了老头儿一眼。

刻意一打量，这才发现白胡子老头儿，穿着锦缎簇花皮袍，戴的是金丝挂链的眼镜，显然是位大有来历的人物。

心中一惊，不免对刚刚出口的话有些后悔，赶紧在干瘪的唇角上挤出一丝笑意，以示那句话是说着玩儿的！

白胡子老头似乎并未介意，依然含笑道：

“因为老弟台方才述说的太快了，我想附近的诸位都没有听得十分清楚，万一大家传说错了，这对王爷找回失宝的希望可就影响大了……”

话未说完，四周几桌上的茶客已纷纷附和着说：

“对对，这位老爷子说的不错，你阁下的话是有点儿快了！”

半边脸灰青的彪形大汉，突然逝目看了四周一眼，沉声

问：

“你们要知道的那么清楚干啥？你们还想替王爷追回失宝呀？”

靠近他背后桌上的一位淡灰劲有老者，突然接口道：

“这有何不可？如果我们当真替王爷追回了失宝，总不能不赏几百两银子花花吧？”

如此一说，附近所有人的目光，又一致移向了发话的淡灰劲衣老者身上。

当然也包括中央一桌上的五人和白胡子老头儿与那位绿衣背剑的秀丽少女。

半边脸灰青的彪形大汉，闻声怒目回头，但他尚未开口，同桌的五旬老者已正色的道：

“不瞒诸位说，发生事情时，我们五人正巧在王府附近观灯，我们方才说的一切情形，也都是听王府里追出来的人说的。”

说此一顿，特地又郑重解释道：

“请诸位先弄清楚了，我们可不是靖王府里的什么人，我们只是赶巧看到了逃走的盗宝大盗……”

话未说完，那位白胡子老头已正色道：

“亲眼看到了盗宝大盗，那就更不会错了，别人也就更不会说你们是杜撰捏造的了……”

了字方一出口，半边脸灰青的彪形大汉竟呼的一声站起来，同时怒目瞪着白胡子老头儿，怒声道：

“什么叫杜撰捏造，俺看你是……”

同桌的五旬老者一看，立即低声命令道：

“坐下来说话……”

半边脸灰青的彪形大汉听得怵然一惊，赶紧住口坐了下去，并不安的看了同桌其他三人一眼。

白胡子老头儿见其他三人，都以责备的眼神瞪视了半边脸灰青的大汉一眼，故意正色解释道：

“可是，老朽的话也没有说错呀？这位英雄就生气了！”

猴形瘦削的中年人却不高兴的说：

“你的话虽然没有说错，可也不能话中有刺儿！”

白胡子老头儿一听，立即正色就要解释清楚。

但是，猴形瘦削的中年人却急忙挥手阻止道：

“好了，你不是要在下将盗宝大盗的衣着相貌再说一遍吗？现在就告诉你……”

白胡子老头儿用手一指四周桌上的茶客，自然含笑道：

“我们大家都在听着！”

猴形瘦削的中年人随着老头的手势一看，发现四周桌上的茶客都在目不转睛的望着他，不由精神一振，道：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子的，先是王府里发出了‘捉贼拿刺客’的呐喊，接着便传出了吆喝厮杀之声，一道白影跟着如飞纵出，那道白影好快……”

对面桌上，一个身穿儒服的中年人，突然问：

“那人身法如飞，那么快，你怎能看得清楚？”

猴形瘦削的中年人被问得一愣，立即望着中年儒士，指着自己的鼻子，有些不高兴的说：

“你看到了没有？我生了一对金瞳孔，不管他多快的身法，都逃不过我这双眼睛！”

那中年儒士立即会意地含笑点了点头。

猴形瘦削的中年人又将目光移向四周，继续说：

“那人穿银缎簇花劲衣，戴银缎绒球英雄帽，白丝绸裤，银缎剑靴，手中提着一柄电闪般的宝剑，剑鞘上嵌满了各色珍珠宝石……”

白胡子老头儿不由摇头一笑道：

“你老弟台的眼睛实在厉害，连剑鞘上嵌了各色珍珠宝石你都看到了！”

猴形瘦削的中年人一听，当真有些生气的说：

“彩毫闪闪，耀眼生花嘛！”

话声甫落，淡灰劲衣老者，突然问：

“那人约有多大年纪？”

猴形瘦削的中年人，略微沉吟道：

“五柳长须，非常工整，已有些灰花，年岁就已超过五十了……”

话未说完，淡灰劲衣老者竟然正色道：

“果真如你说的那样，这个大盗我认识！”

如此一说，四周茶客不少人发出轻啊！

紧接着，茶客相互传递，彼此招呼，俄顷工夫，全楼已经安静，所有人的目光，一致惊异地向着中央附近望着。

淡灰劲衣老者，似乎有意让全楼的茶客都听到，直到这时，他才正色道：

“如果老朽猜得不错，那个盗宝大盗，很可能就是失踪多年的‘龙形剑客’宫自豪！”

话一出口，全楼震惊，又是一片意外啊声！

因为“龙形剑客”宫自豪，侠名素著，清誉极高，只是不知为何，突然在十八年前失踪了，直到今天，再没有人在江湖上见过他。

这时，淡灰劲衣老者竟说他是盗宝大盗，当然令人格外震惊，大感意外！

于是，整座茶楼上，又掀起了另一次的谈论热潮。

绿衣背剑少女，顿时气得娇靥煞白，一按桌子就待站起来。

但是，却被那位身穿锦绒皮袍的老头和给止住了。

只见猴形瘦削中年人，立即向着灰衣老者一竖大拇指头，赞声道：

“老英雄果然有眼光，和我们老大的看法完全一样，他也说那人很像‘龙形剑客’宫自豪！”

说着，并肃手指了指他对面的五句老者。

淡灰劲衣老者一听，立即含笑“噢”了一声，转首望着五句老者，抱拳含笑问：

“敢问老当家的贵姓？”

五句老者也急忙抱拳含笑，欠身道：

“不敢当，老朽贱姓王……”

淡灰劲衣老者立即问：

“王老当家的以前见过‘龙形剑客’宫自豪？”

自称姓王的五句老者微一颌首道：

“曾有数面之识，并无深交！”

淡灰劲衣老者蹙眉问：

“王老当家的认为宫自豪大侠的为人如何？”

王姓五句老者淡然一笑道：

“老朽与他并无深交，不敢乱说，不过……”

淡灰劲衣老者立即问：“不过怎样？”

王姓老者依然有些迟疑地说：

“只是听别人说，他特别喜爱明珠玉石珍宝……”

宝字方自出口，那位中年儒士已沉声道：

“这话就有些乱说了……”

中央桌上的五人一听，几乎是同时转首，怒目望着中年儒士，由王姓老者沉声问：“何以见得？”

中年儒士继续沉声道：

“据我所知，‘龙形剑客’宫大侠的佩剑上，虽然嵌满了珍珠宝石，但并不是他经年累月装嵌上去的，而是由他的师祖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剑剑鞘上原本就有那么多的珍珠宝石！”

王姓老者冷冷一笑道：

“看不出你阁下，倒是对宫自豪的来龙去脉知道的满清楚似的！”

中年儒士一听，更加不客气的说：

“我们读圣贤书的人，讲究的是公正廉直，不畏不惧，你也用不着拿话来威胁我，这儿是天子脚下的京都，不是你们一言不合，拔刀撒剑的江湖！”

说罢起身，哼了一声，继续沉声道：

“昨晚‘靖王府’的总管和师爷，为什么急忙跑出府来阻止护府官兵追贼的吆喝？还不是怕惊了在‘五凤楼’观灯饮筵的圣驾，担心自己的脑袋会搬家！”

说罢大袖一甩，不屑地斜了王姓老者五人一眼，大步向着楼口柜台前走去。

王姓老者五人，本是专横杀人的恶煞，哪能容忍一个无拳无勇的读书人，公然当众呵斥他们！

是以，五人俱都气得面色铁青，咬牙切齿，双手一按桌

缘，恨不得飞身扑过去，举手一剑将那中年儒士杀了。

但是，当他们看到淡灰劲衣老者，正端起桌上的细磁盖碗，掀开碗盖摇头吹着茶水，只得将作势欲起的两臂又放了下去。

就这一迟疑间，中年儒士已丢了一锭银子在柜台上，向着老掌柜的一挥手，迳自沿梯走下楼去。

身穿锦缎袍的白胡子老头儿，目光一直注视着离去的中年儒士。

这时目光倏然一亮，心中似有所悟，也急忙起身道：“咱们也回家吧！”

说罢，拉起绿衣背剑少女，绕过通道，遥向梯口走去。

到达柜台前，也丢了一锭银子给老掌柜的，急步沿梯就往楼下追。

绿衣背剑少女心知有异，也急步跟在锦袍老头儿身后。

别看锦袍老头儿年已七旬有余，但他奔下楼梯的身手，绝不输于年轻人。

只见他奔下楼梯，一个大步已到了茶楼门外。

急忙左右一看，但见街上灯火明亮，两街花灯随着寒风摇晃，雪花飘飞中的冷清街道上居然没有了中年儒士的踪影？

白胡子老头儿看罢，不由哼了一声道：

“这老小子走得好快！”

紧跟而至的绿衣背剑少女，不由关切的问：“爹，那人是谁？”

说话之间，也急忙向着左右冷清的街道上察看，果然没看到那中年儒士。

白胡子老头儿却有些生气地说：“五毒真君！”

绿衣少女神色一惊道：

“会是他？他不是认识爹爹吗？”

猴形瘦削的中年人哼了一声道：

“他那点儿‘易容’把戏也敢在我‘柳一针’面前耍，差点没笑掉你爹的大门牙，他还故意憋着嗓子说话，嘿嘿，最后还是被我给听出来了……”

绿衣少女知道老爹当时看走了眼，老脸有些儿挂不住，这也难怪，他是出了名的“易容”大行家，心里当然有点儿不服！

是以，赶紧岔开话题道：

“爹，如果真的是‘五毒真君’前辈，只怕他方才大袖子一甩……”

甩字方自出口，身后楼上突然传来一阵打喷嚏声。

接着是一阵桌椅移动声和怒声！

白胡子老头儿“柳一针”一听，脱口急声道：

“梅儿咱们快走，那老小子在袖子上果然动了手脚！”

说话之间，拉着绿衣少女迳向东街快步走去。

被称为梅儿的绿衣少女，一面快步跟进，一面忧虑地说：

“爹，听说‘五毒真君’前辈的这种毒粉，中了不但会打喷嚏，还会流泪，如果不赶快急救，片刻后就会头晕目眩，四肢乏力，还会损伐功力……”

柳一针立即不耐烦的说：

‘效梅，你看他们六人，哪一个是好东西？’

柳效梅听得神色一惊道：“爹，您说他们六人？”

“柳一针”正色道：